

王
船
山
遗
书

王

船

山

遺

書

宋論目錄

第一卷

太祖

第二卷

太宗

第三卷

真宗

第四卷

仁宗

第五卷

英宗

第六卷

神宗

第七卷

哲宗

第八卷

徽宗

第九卷

欽宗

第十卷

高宗

第十一卷

孝宗

第十二卷

光宗

第十三卷

甯宗

第十四卷

理宗

第十五卷

度宗

恭宗

端宗

祥興帝

宋論卷一

船山遺書二十五

衡陽王夫之譔

太祖

宋興統一天下民用甯政用乂文教用興蓋於是而益以知天命矣天曰難諶匪徒人之不可狃也天無可狃之故常也命曰不易匪徒人之不易承也天之因化推移斟酌而曲成以制命人無可代其工而相佑者特勤也帝王之受命其上以德商周是已其次以功漢唐是已詩曰鑒觀四方求民之莫德足以綏萬邦功足以戡大亂皆莫民者也得莫民之主而授之授之而民以莫天之事畢矣乃若

宋非鑒觀於下見可授而授之者也何也趙氏起家什伍
兩世爲裨將與亂世相浮沈姓字且不聞於人間況能以
惠澤下流繫邱民之企慕乎其事柴氏也西征河東北拒
契丹未嘗有一矢之勦滁關之捷無當安危酬以節鎮而
已逾其分以德之無積也如彼而功之僅成也如此微論
漢唐底定之鴻烈卽以曹操之掃黃巾誅董卓出獻帝於
阹危夷二袁之僭逆劉裕之俘姚泓馘慕容超誅桓元走
死盧循以定江介者百不逮一乃乘如狂之亂卒控扶以
起戈獲大寶終以保世滋大而天下胥蒙其安嗚呼天之
所以曲佑下民於無可付託之中而行其權於受命之後

天自謐也非人之所得而豫謐也而天之命之也亦勞矣
商周之德漢唐之功宜爲天下君者皆在未有天下之前
因而授之而天之佑之也逸宋無積累之仁無撥亂之績
乃載攷其臨御之方則固宜爲天下君矣而凡所降德於
民以靖禍亂一在既有天下之後是則宋之君天下也皆
天所旦夕陟降於宋祖之心而啟迪之者也故曰命不易
也兵不血刃而三方夷刑不姑試而悍將服無舊學之甘
盤而文教興染掠殺之餘風而寬仁布是豈所望於兵權
乍擁守一長莫著之都點檢哉啟之牖之鼓之舞之俾其
耳目心思之牖如披雲霧而見青霄者孰爲爲之邪非殷

勤佑啟於形聲之表者曰勤上帝之提撕而遽能然邪佑之者天也承其佑者人也於天之佑可以見天心於人之承可以知天德矣夫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終以一統天下底于大定垂及百年世稱盛治者何也惟其懼也懼者惻怛不容自甯之心勃然而猝興恍然而不昧乃上天不測之神震動於幽隱莫之喻而不可解者也然而人之能不忘此心者其唯上哲乎得之也順居之也安而懼不忘乾龍之惕也湯文之所以履天祐人助之時而懼以終始也下此則得之順矣居之安矣人樂推之而已可不疑反身自攷而信其無歉於是晏然忘懼而天不生於其心乃宋

祖則幸非其人矣以親則非李嗣源之爲養子石敬瑭之爲愛壻也以位則非如石劉郭氏之秉鉞專征據巖邑而統重兵也以權則非郭氏之篡柴氏之嗣內無贊成之謀外無捍禦之勞如嗣源敬瑭知遠威之同起而佐其攘奪也推而戴之者不相事使之儔侶也統而馭焉者素不知名之兆民也所與其理者旦秦暮楚之宰輔也所欲削平者威望不加之敵國也一旦岌岌然立於其上而有不能終日之勢權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遠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誅夷待勳舊學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輕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懼以生愼愼以生儉儉以生慈慈以

生和以生文而自唐光啟以來百年囂陵噬搏之氣寢
衰寢微以消釋於無形盛矣哉天之以可懼懼宋而日夕
迫動其不康之情者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帝之所出而天
之所以首物者此而已矣然則宋既受命之餘天且若發
童蒙若啟甲坼縈回於宋祖之心不自謙而天豈易易哉
雖然彼亦有以勝之矣無赫弈之功而能不自廢也無積
累之仁而能不自暴也故承天之佑戰戰栗栗持志於中
而不自溢則當世無商周漢唐之主而天可行其鄭重仁
民之德以眷命之其宜爲天下之君也抑必然矣

韓通足爲周之忠臣乎吾不敢信也袁紹曹操之討董卓

劉裕之誅桓元使其不勝而身死無容不許之以忠吾恐
許通以忠者亦猶是而已矣藉通躍馬而起閉關而守禁
兵內附都人協心宋祖且爲曹爽而通爲司馬懿喧呼萬
歲者崇朝瓦解於是眾望丕屬幼君託命魁柄在握物莫
與爭會附青雲之眾已望絕於沖人黃袍猝加欲辭不得
通於此時能如周公之進誅管蔡退務明農終始不渝以
扶周社乎則許之以忠而固不敢信也然則通之以死抗
宋祖者其挾爭心以逐柴氏之鹿乎抑不敢誣也何也宋
祖之起非有移山徙海之勢蘊崇已久而不可回通與分
掌禁兵互相忘而不相忌故一旦變起奮臂以呼而莫之

應非若劉裕之於劉毅蕭道成之於沈攸之一彼一此睨神器而爭先獲各有徒眾以待決於一朝者也無其勢者無其志無其志者不料其終何得重誣之曰通懷代周之謀而忌宋祖乎夫通之貿死以爭者亦人之常情而特不可爲蔥怯波流者道耳與人同其事而旋相背與人分相齒而忽相臨懷非常之情而不相告處不相下之勢而遽視之若無有心者不能不憤有氣者不能不盈死等耳亦惡能旦頡頏而夕北面舍孤弱而卽豪彊乎故曰貿死以爭亦人之常情而勿庸逆料其終也嗚呼積亂之世君非天授之主國無永存之基人不知忠而忠豈易言哉人之

能免於無恆者斯亦可矣馮道趙鳳范質陶穀之流初所
驅使者已而竝肩矣繼所竝肩者已而頰首矣終所頰首
者因以稽顙稱臣駿奔鵠立而洋洋自得矣不知今昔之
面目何以自相對也則如通者猶有生人之氣存焉與之
有恆也可矣若遽許之曰周之忠臣也則又何易易邪

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卽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
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嗚呼若
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德之盛者求諸己而已舍己
而求諸人名愈正義愈伸令愈繁刑將愈起如彼者不謂
之涼德也不能求民之利而興之求民之害而除之取所

謂善而督民從之取所謂不善而禁民蹈之皆求諸人也
駁儒之所務申韓之敝帚也夫善治者已居厚而民勸矣
讒頑者無可逞矣已居約而民裕矣貪冒者不得黷矣以
忠厚養前代之子孫以寬大養士人之正氣以節制養百
姓之生理非求之彼也捐其疑忌之私忍其忿怒之發戢
其奢吝之情皆求之心求之身人之或利或病或善或不
善聽其自取而不與爭治德蘊於己不期盛而積於無形
故曰不謂之盛德也不能求之己者其道恆簡求之人者
其道恆煩煩者政之所繇紊刑之所繇密而後世儒者恆
挾此以爲治術不亦傷乎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政刑

煩而民之恥心蕩然故曰不謂之涼德也不能文王之治岐者五五者皆厚責之上而薄責之吏民者也五者之外有利焉不汲汲以興有害焉不汲汲以除有善焉不汲汲督人之爲之有不善焉不汲汲禁人之蹈之故文王之仁如天之覆下土而不憂萬物之違逆夫治國亂國平國三時也山國土國澤國三地也愿民頑民庸民三材也積三三而九等以差其爲利爲害爲善爲不善也等以殊而巧_麻不能窮其數爲人上者必欲窮之而先喪德於己矣言之娓娓皆道也行之逐逐皆法也以是爲王政而俗之偷吏之冒民之死者益積無他求之人而已矣宋有求己之